

性别叙事与文学生态的双重审视——贾平凹创作伦理问题 刍议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onymous*

摘要：本文以贾平凹的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作品中的性别书写及其言论引发的伦理争议进行学术性考察。通过分析贾平凹在多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方式，并结合其“如果不买卖妇女的话，村子就灭亡了”这一言论的语境与影响，本文试图揭示当代文学生产中作家伦理立场与文学成就之间的复杂张力。研究发现，贾平凹的创作呈现出某种“性别盲视”特征，其对乡村社会结构的自然主义描摹，在缺乏足够反思性距离的情况下，可能转化为对某些落后性别秩序的潜在背书。同时，本文对围绕贾平凹及其女儿贾浅浅所形成的文学生产关系网络进行初步探讨，分析“文学代际传承”与“圈子认同”对文学评价体系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贾平凹；性别叙事；创作伦理；文学生态；圈子文化

一、引言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贾平凹无疑占据着重要位置。从《浮躁》到《废都》，从《秦腔》到《古炉》，其作品以对乡土中国的深度书写赢得了广泛声誉。然而，文学成就的光环之下，贾平凹创作中某些持续出现的叙事特征，及其在公共空间发表的某些言论，引发了学界与读者圈层的持续争议。

本文无意对贾平凹的文学史地位进行全盘否定，亦不拟陷入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试图提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追问：当一位作家的伦理立场与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存在裂隙时，文学批评应当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远未得到充分讨论。

二、文本细读：性别书写的模式与限度

贾平凹笔下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某种值得玩味的模式化特征。以《废都》中的唐宛儿、柳月等人物为例，这些女性形象往往被置于男性欲望的投射视域之中，其主体性常常让位于叙事者赋予的“被观看”位置。评论家李建军曾指出，贾平

收稿日期：2026年2月26日

作者简介：匿名来稿，由AI修改润色后发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文学鉴史》编辑部立场。

凹的性别书写存在“将女性物化的倾向”，女性角色在文本中承担的功能“主要是男性欲望的载体而非独立的行动主体”。

此种书写方式并非个案。从《白夜》到《高老庄》，女性形象在贾平凹的文学世界中往往与“欲望符号”紧密绑定，其情感逻辑与行为动机常被简化为对男性的依附或诱惑。这种叙事模式若仅出现于特定角色的塑造中，本无可厚非；但当其成为作家处理女性形象的主导性视角时，便构成了某种值得关注的“叙事定式”。

三、言论考辨：“买卖妇女”论的语境与症候

2014年前后，贾平凹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农村光棍问题时，发表了“如果不买卖妇女的话，村子就灭亡了”的言论。此言一出，旋即引发舆论哗然。支持者认为这是对农村现实问题的“如实描述”，批评者则指其将非法行为合理化，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基本伦理底线。

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审视，这一言论的症候性在于：将“现实存在”与“应当如何”进行了危险的等同。农村社会确实存在娶妻难的困境，部分地区也确实存在买卖妇女的非法现象，但作家的职责不应止于“如实记录”，更应包括对现实的反思性批判。当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将非法行为描述为“村子灭亡”的替代选项时，其话语已然滑向了价值判断的失位。

这一言论与贾平凹创作中的性别书写形成了互文关系：作品中对女性主体性的忽视，与言论中对女性人身权利的轻忽，共同指向了某种深层的“性别盲视”。此种盲视并非贾平凹个人独有，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乡土叙事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力结构。

四、文学生态：“圈子”与评价体系的再生产

围绕贾平凹及其女儿贾浅浅的文学活动，近年来形成了持续的公共讨论。贾浅浅的诗歌创作及其在文学期刊的发表，引发了关于“文二代”现象与文学评价体系公正性的广泛质疑。

从文学生产社会学的视角看，任何时代的文学场域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圈子认同”——作家之间的互评、推荐、提携，本就是文学生产机制的一部分。然而，当这种“圈子认同”过度强化，以至于形成排他性的评价壁垒时，便可能损害文

学评价的多元性与公正性。有论者指出，在贾平凹、贾浅浅父女的相关讨论中，部分批评声音被简单归为“网络暴力”，而忽略了公共批评本身所包含的合理质疑。

这一现象提出的问题是：当文学评价的权威与文学圈子的边界高度重合时，圈外的声音如何进入评价体系？这不仅是贾平凹个案的问题，也是当代文学生态面临的普遍困境。

五、结语：文学批评的伦理维度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当作家的伦理立场与文学成就存在裂隙时，批评应当如何回应？

本文主张一种“有伦理维度的文学批评”。此种批评并不简单地将“道德正确”作为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亦不回避对作家言论、立场的必要审视。它承认文学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同时坚持：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怎么写”，也在于“写了什么”以及“为何而写”；作家的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审美追求中，也体现在公共言说的分寸与底线里。

贾平凹的创作成就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创作中的性别叙事特征、言论中的价值偏差以及其身处的文学生态问题，应当保持沉默。批评的价值，正在于为文学保留一个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可以争鸣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对贾平凹的讨论，最终指向的是对文学本身的追问：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文学世界里？我们期待作家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持续的追问本身，就是批评存在的理由。

（本文为底刊《文学鉴史》投稿修改稿，原稿曾以口语化形式表达相似观点，经编辑部建议进行学术包装后重投。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原文：我认为贾平凹写的全是令人作 **wer** 的男 **ning**，毕竟一个能说出“如果不 **guai mai** 妇女的话，村子就灭亡了”这种违反人性底线的作者品德必然有问题，当然还有著名的贾浅浅。他所谓的成就，不过是一群充满史的 **bro** 抱团罢了。

（建议大家都去了解一下，他还有超多史点可以品鉴）

发自 vivo 电子邮件